

重读卡尔维诺



许多人知道卡尔维诺这个名字，大抵是从王小波处。这位意大利现代文学大师影响了以王小波、阿城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并被他们屡屡提及，推崇备至。卡尔维诺是个形式感特别强的作家，不但在小说的结构、创作手法上不断探索叙事的无限可能，而且将作品的每一个元素都像符号一样赋予了寓意。先前的卡尔维诺的书都是一些

零散的集子，像这次由译林出版社的单行本是第一次。一共十五本，会陆续出来，现在已经能买到的是《为什么读经典》、《看不见的城市》和《帕洛马尔》三本。适逢今年又是卡尔维诺逝世的21周年，喜欢的人刚好可以做一个收藏。

80后作家蒋峰的新小说《淡蓝时光》，虽然叙述的只是一个大众化的爱情故事，但角度非常有意

思，看似随意地截取着生活中的各个断面，从一张报纸、一句歌词、一个易拉罐中引出主人公之间的故事。故事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意蕴，语言的幽默表达与反讽内蕴相得益彰，让人时而意外时而会心。已在《男人装》杂志做编辑的作家蒋峰的首次出镜，拍摄封面和内页图片也成为一个看点，小说很好读。

最后推荐的一本书是托马斯·

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受比尔·盖茨、潘石屹和杨澜等人的数次推崇。此书的论调“世界是平的”已成为地球人都知道的流行语。作者认为在愈来愈烈的全球化中，个人成为了主角，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新一波的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

文 / 金丹丹

他总是那么迷人

有时我也这么认为：一个大作家之所以被誉为大作家，他首先是“物质”的，也就是书架上有那么署名相同的一摞厚厚的著作。它们相当的体积不容我们不使用“巨著”来加以形容。搬动它们是件苦力活；而阅读、喜爱以至研究它们有如工程，旷日持久。事实就是这样，大作家们总是以一大排纸质书籍的视觉形象来直接震撼人心。当然，这一沉重的物质存在，或使人敬而远之，或使人倍感亲切。伊塔诺·卡尔维诺就是这样一位“大作家”。

卡尔维诺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我最早读到他是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本译作。九十年代，他曾因出现于王小波的“师承名单”而再度被热情提及。之后，卡尔维诺的遭遇和大多数经典著作是类似的，即排列于书架之上，使用纸张的黄脆和灰尘来强化其“经

典”形象了。鉴此，我们似乎能够发现一点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即当某本书或某个人被译介而来之初，国人趋之若鹜、争相购阅，此风一过，回归冷清。与其说这些来自西方的文学巨匠们影响了中国，不如说他们只是巧妙地形成了中国的阅读时尚，构成一个时代的文化景观。这确实颇为“幽默”。上述所谓“旷日持久”也往往仅局限于极少数真诚的热爱者。当风潮已过，那个当年有如明星的文学巨匠的名字、著作和其他，我们只能在专业人士的口中间或听到，被引用被谈论，从而证明谈论者的“博闻强记”和文学修养，此外别无他用。或许可以说，这些文学巨匠们的价值与各领风骚一两年的流行歌手并无本质区别。昆德拉是，杜拉斯是，博尔赫斯是，卡尔维诺亦然。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从热闹的公众场合和耀眼的镁光灯下最终抽身而出，可

谓是文学艺术的“宿命”，它们无法取代太阳普照全球，但却在深夜的枕侧案头照亮了忠诚者的思想，仅如一盏光线柔和的台灯。文学巨匠们似乎早已料到，他们不可能让全世界的读者来长久地选择他们，而只能被心灵对应者作为终生选择。

文学艺术在卡尔维诺那里似乎仅是手段，是他的一柄得力的劳动工具，以此挖掘出一条通幽曲径，或是通往光明万丈的真理天堂，或是探寻幽暗真切的人性地狱。而这一过程，即这条曲折的小径本身，它的直接和迂回，它的走向和形状，便在努力之中具备了智慧的力量和“思维的乐趣”（王小波语）。

乐趣，或趣味，确实是卡尔维诺文字的一个极大特点。对读者而言它可能显得尤其重要，它是进入卡尔维诺文学世界的一具便携式阶梯，可以随时随地打开它，

然后攀附于卡尔维诺那棵枝繁叶茂的树上并像那位可爱而又偏执的男爵那样拒不落地。事实正是如此，那些让我们敬而远之的许多大师往往正是文字缺乏卡尔维诺的趣味而让我们“不忍卒读”。据说迄今没有一个中国读者敢于站出来扬言自己通读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遑论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巴尔扎克整部《人间喜剧》了。我想说明的只是，卡尔维诺作为一种选择，他那轻巧、活泼、灵动的语言方式，可以使我们毫无障碍并津津有味地抵达作品内部和思想深处。我们在阅读中，似乎可以感受到那个已死于1985年的意大利文学大师在文字背后充满睿智的微笑——他那上扬的嘴角如此迷人。

文 / 曹寇

跟着蒋峰一起飞

书拿到手很久，总想写点什么却总又下不了笔，觉得自己的语言在这部思维跳跃的小说里变得苍白起来。

学院派的蒋峰这次终于奉献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他并没有抛弃向大师致敬的初衷，只是把大师的影子附在自己身后，在大师的监督下写作。同时他放低姿态，抛弃了繁复的技巧，以细腻的笔触讲述了那段弥漫着淡淡忧郁的生活，那种忧伤就是村上龙所说的“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

一段飘然的同居生活沾染了抹茶蛋糕般的绿色，生机盎然、郁郁葱葱。两个偶然相遇的年轻人开始了过家家般的生活，打打闹闹、玩玩笑笑，相互牵挂却又保持距离。

离，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却打开了两扇不同的心门。

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是由一段一段小而有趣的生活片段所编制的，从最初的一百个故事到最后的五十个故事。蒋峰为了故事的好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删减，事实证明这种结构手术是成功的，每个保留下来的故事都无比精彩，回味悠长。可口可乐“莫名”中奖，租来的破吉普车里两人共渡激情八小时，减肥大比拼，等等。每个小片段读过，我们都会心一笑，因为太过熟悉，因为那些故事正在我们身边真实的上演。

总感觉李小天和笑笑的关系就好像风筝和线，小天是无时无刻不向往自由的风筝，而笑笑是永远

抓不住他的线。感情里没有谁对谁错，有的只是谁能放弃追求自由的权利。

《淡蓝时光》里有一条隐线，李小天念念不忘童年时电视台唱歌的丫头，那是他唯一爱的人，可是他不知道那个女孩就是他面前欲言又止的笑笑。蒋峰没有点明，因为点明很可能就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小天激动地搂着笑笑，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狠心留了个尾巴给我们，让他们尽管相爱也无法在一起。因为这就是生活，残酷的赋予逻辑的生活，尽管曾经幸福汹涌，但激情褪后，爱情只剩灰烬。

认识蒋峰已经四年，他和我一起在第四届新概念作文比赛上拿过奖，当时一起比赛的很多人都已经

放弃了写作这条艰辛的道路，而他没有，无论怎样的环境，他都把写作作为永恒不变的生活内容。不久前我曾给蒋峰作过一次简短的采访，我问他从新概念作文到现在，在写作上有什么样的转变？蒋峰首先拒绝我用“新概念”作为一个时间点，他说那年他十八岁，从十八岁到现在，他在慢慢地成长，对事物也有了全新的认识，而这些反映在写作里就是技巧的娴熟与认识的深刻。

蒋峰越来越有做魔术师的潜质，他的笔杆是魔法棒，他的文字是缤纷的泡泡，我们则是坐在台下目瞪口呆的观众，被他文字所编制的七彩飞毯托起来，和他一起飞翔。

文 / 霍艳

世界是平的，小心挤下去

潘石屹在他的博客里推荐一本书，而这本书也正是比尔·盖茨所推崇的。于是躁动起来了，有人借此书发了财，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本书的名字就是——《世界是平的》。

其实，真正让书的身价日益倍增的，不仅仅是它外在的营销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内在的价值。它作为书这种物质可以让人日进斗金，但它所讲述的精神内涵却可以惠及每一个有心的阅读者，让他们拥有无可估量的财富。这才是智者推崇，而众人追捧的真正原因。

三十年前，比尔·盖茨告诉托马斯·弗里德曼，如果你必须在一个出生于孟买或上海的天才和一个出生于纽约州帕基普希的普通

人之间做出选择，你肯定会选择帕基普希——因为在那，过上富足生活的概率要远大于亚洲城市。“现在，”盖茨说，“我宁愿成为一个出生在中国的天才，而非生于纽约的普通人。”因为，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进入门槛”早已消失不见，每个人都可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即插即用”。

历史似乎正进行着一次有趣的轮回。五百多年前，哥伦布使用简陋至极的导航技术穿越海平面，并安全返航，以此证明“世界是圆的”。他们在茫茫大海中折腾了71个昼夜才发现第一块陆地。哥伦布深信他脚下所踩的正是印度，而实际上，那是后来被命名为“亚美利加(America)”的崭新大陆。几个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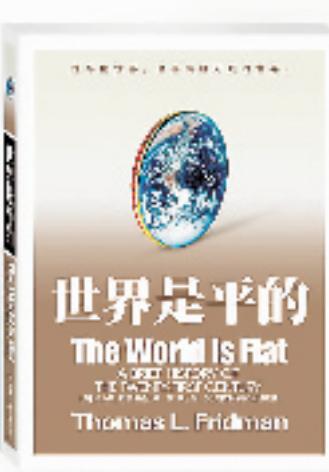
纪后，美国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光顾真正的印度。他发现，这里的人们在顶尖学府里接受教育之后，已经掌握了当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世界仿佛骤然变平——正像那些印度工程师面前光滑的液晶屏幕，鼠标点击之间，已经能够轻易调动遍布世界的产业链条。

若干年前，一个小男孩的奇思妙想成就了互联时代百万格子的创业神话，如今，无数的人正试图沿着这个模式继续攀爬，直到完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世界是平的，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因素，已经逐步抛弃了包括地域、经济、气候、政治等在内的诸多不平等，而逐步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世界是平的，意味着在今天这样一个因信息

技术而紧密、方便的互联世界中，全球市场、劳动力和产品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以最有效率和最低成本的方式实现。

但同时，竞争因为变得平等而更加残酷。世界在变平，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太阳，然而总有人最先享受到阳光。将地球的外衣一点点展开，人们在匆忙中调换自己的位置，待世界完全变平，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善于抓住机遇的人才会成为新地图的核心，而那些闭塞、迂腐、保守的人们将通通被挤到边缘，随时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危险。

世界在变平，小心挤下去。我们在准备，而非在等待。



《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定价:56元